

绯色的 记忆



— 七曜文库

王振瑜 译

高桥克彦

TAKAHASHI KATSUHIKO

绯色的记忆

王振瑜
译

AKAI KIOKU by Katsuhiko Takahashi
Copyright © Katsuhiko Takahashi, 199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ungei 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79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绯色的记忆 / (日) 高桥克彦著 ; 王振瑜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7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1783-7

I. ① 绯… II. ① 高… ② 王… III. ① 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4846号

绯色的记忆

-
- | | |
|-------|---------------------|
| 作 者 | [日] 高桥克彦 |
| 译 者 | 王振瑜 |
| 出 品 人 | 刘丛星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
| 印 张 | 9.25 |
| 版 次 | 2013年7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
| 邮 箱 | jlpj-bj@vip.sina.com |
| 印 刷 |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
-

ISBN 978-7-5534-1783-7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北京汉阅读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 七曜文库 —

高桥克彦

TAKAHASHI KATSUHIK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致读者

一页页翻阅下来，翻到了这一页上，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这套“七曜文库”得以和读者见面，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但凡言之有物、触人心弦的作品，不问其风格、类别，我们都乐于译介。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稳定地引进。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编辑的努力，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教和关照。因此，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

我国古人以“七曜”统称日、月、五星，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等。我们借来这个名字，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范围之广，譬如推理、奇幻、历史、都市、恐怖、冒险、言情、轻小说等，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曜”字又另有“光亮”之意，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夜际的星辰，焕发出经久的光彩，闪亮出不朽的光芒。

绯色的记忆

Contents

2 8 5	2 7 9	2 2 9	1 9 3	1 5 5	1 1 9	0 8 7	0 5 9	0 0 1
文库版后记	后记	冥暗的记忆	浓雾的记忆	皮肤的记忆	遥远的记忆	难言的记忆	扭曲的记忆	绯色的记忆

緋色の記憶

緋い記憶.....

明明是学生时代常去的新宿的那家咖啡厅，地方也很好找，哪知约定时间都过了四十分钟，兀自不见加藤的影子，我只能焦急地一根接一根抽烟。现在离我下一个约会的时间还早，倒是不用担心迟到，但这样一直干等，不免有点儿怀疑是否搞错了地方。

提出利用他来东京公干的空当见一面的，明明是加藤本人，所以担心会迟到的该是他才对吧。而且，他说晚上还要和分社的人谈事情……

这种时候，要是有家可以联系一下聊聊天就好了，可惜我年过四十仍孑然一身。说不定加藤这会儿正往我那空无一人的家里打电话呢。

（不过……）

真没想到这家店改名了，不过既然位置没变，加藤应该能找到吧。我这么想着，又等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不觉有些着急，偏偏又没法联系上他。

视线刚从手表移开，就看到加藤走了进来。他站在收银台处，不安地向店里张望着。我点头示意一下，他松了口气，向我招了招手。

“真是抱歉。”

加藤把纸袋放在沙发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五年不见，他还是老样子：消瘦的体格，乌黑的头发，依旧喜欢朴素大方的衣服，怎么看都像刚三十出头。

“格子衬衫？你就这副打扮去和分社的人见面啊？”

“导演不都这么穿嘛，总社的头儿们还留着披头士的发型呢，虽然看起来有些懒散。”

加藤点了杯冰咖啡，从袋子里拿出岩手县的特产鱿鱼酒壶。那是一种用鱿鱼干装饰的酒壶，用它装酒肯定让人酒兴大发，何况鱿鱼干又可当下酒菜，故而一直深受游客欢迎。

“刚好在店里看到这个就买了，不过你可能也不稀罕。”

“太感谢了，只可惜本人尚是孤家寡人……”

“那又如何？”

“你就不觉得很凄凉啊？不知为何，我一听到鱿鱼酒壶，就会想到圆圆的矮脚饭桌，还有昏暗的电灯泡。”

加藤哈哈大笑。

“那你为何不结婚呢？你这样有名，肯定不愁找不到对象嘛。如此赫赫有名的设计师，身边必然美女如云，莫非是看花了眼，不知道该选哪个才好？”

“本人生来就清心寡欲。”

我开了个玩笑，加藤笑得更厉害了。

我接着说道：“只有你才是炙手可热不是？现在这社会呀，一听说对方是电视圈的便趋之若鹜的女人可多了去了。”

“那里可不像东京，再说我又不是制作偶像歌手的电视节目，况且都四十岁了，在行内算是大龄啦。”加藤用吸管把端上来的冰咖啡一下子喝掉一半，“话说回来，真没想到这家店会改名，一开始约莫着要迟到，还想往这里打个电话呢。”

“半年前好像还是原来的名字呢。”

“刚才我可是急得够呛，从神保町到新宿，再快也要半小时，东京这地儿也不能指望打车。不过想到你肯定会等我，我也就放下心了。”

“神保町？”

“提前到了会儿，索性四处逛逛。神保町那边刚好和这里方向相反，没想到去那儿一待就忘了时间。盛冈很难看到旧书店，我逛得忘乎所以，结果迷路了。”

“发现什么有趣的书了？”

“有一本讲岩手县的书。”

“噢？神保町有岩手的书？”

“不是，那边有书店专卖地方史，有好些都是盛冈买不到的。兴许是这种书定价高，利润空间大吧。也有讲盛冈市的历史书。”

我点点头，反正没什么兴趣，就没再仔细问，不过依稀记得老字号一诚堂里也有那么个专区。

“那你都买了什么书呀？”

“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出版的盛冈住宅地图。”

“住宅地图？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住宅地图啊，这都不知道？难道你没见过？”

“和一般的地图不一样吧？”

“嗯，东京也有，不过是普通的那种地图。而这种详细地标记了各家各户的地址，运输公司和出租车公司用的就是这种地图。只要知道地址和姓名，马上就能在上面找到你想找的位置，它记录了所有户主的名字。”

“全部？公寓也是？”

“当然啦，如果是高层住宅，不能直接标记在地图上，就添加在后面的附录里，这样比起说明之类的更加一目了然。不过我买的这本地图有点儿发霉的味道。”

加藤从纸袋里拿出一本B4纸大小的地图册放到桌上。我听说是地图，自然而然以为是张很大的纸，哪知却是一本足有七八十页厚的地图册，着实吓了一跳。

“这就是记录了盛冈所有角落的地图？”

“嗯，这上面可不是粗略标记街道的轮廓，而是把每一户都记录了进去。以能看清为标准的字号来记录户主的名字，所以一页里最多能记两百户，再怎么压缩一页纸，都只能收录三四条街道。”

我不禁哑然，有必要做这种地图吗？就算对运输公司来说很便利，但是全日本像盛冈那样的小城市可是数不胜数啊。

“配送业务不只限于运输公司，酒店和报亭也需要，而且配送员只有拥有这么详细的地图，才能小街小巷都能找到，消防局应该也把这个当宝贝吧。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用不到的地方。”

“可是，街道每年都在变化啊。”

“所以呀，这种地图每年都发行，一般的市区地方地图五年或十年更新一次。而盛冈每年更新一次，不过我买的这个是昭和三十年的地图，不过只有这么厚而已。现在的地图估计将近四百页，和电话簿差不多了。”

我不觉惊叹道：“真令人难以置信！”

“东京恐怕做不了这种地图吧，像东京这么大的城市，地图不知道得多厚了。哪怕只是简单的区域地图也有将近一百页，按这样的方法制成地图的话，光是新宿区至少也要三百页。下游有二十三个区，得将近有七千多页。再说，只记录一个区也没什么用处。所以你之前都不知道有住宅地图的存在。”

“七千页的地图，再便宜也得要二十万日元吧。倘若每年都订正再版……”

“差不多吧，最新的盛冈住宅地图至少要一万日元。东京的话，三十万日元也很难买到。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啊。”

加藤边说边忍不住摇头。

“可你为什么要买呢？昭和三十年的地图，早就没用了吧？”

我很不解。就算便宜，毕竟是二十几年前的地图。莫非有收藏价值？

“感兴趣罢了，纯属个人爱好。”

“对地图感兴趣？”

“这种地图印量低，就算在本地都不一定能买到。图书馆应该会有保存，不过我就是想买下来放在身边慢慢翻看。”

“你这人还真是奇怪，就那么喜欢看地图？”

“昭和三十八年的时候，你住盛冈市的哪里来着？”

加藤以一脸怀旧的表情问我。

“昭和三十八年？大概是我十七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我正读高二，和加藤是同班同学。

我想了想，答道：“住在菜园的祖母那里。”

那个地方以前是南部藩的菜田，现下则成了盛冈的中心区域。

我那三年的高中生活都是在祖母家度过的。因为我的老家在乡下，离盛冈的火车车程都有一小时呢，上学很不方便。

“还记得具体的街道名称吗？”

“老松街。”

“户主的名字是？”

“木村。连那个都有记录？”

“当然，要是没有的话就不是地图了。”加藤笑着翻看地图，没五分钟便抬头说道，“右邻是靠近公路的铃木家，他家右边有个叫‘半壶’的地方，现在还在，应该就是那家中国料理店。正对面是田村信一的家，左边是小原家。啊，我知道了，现在的新卡丽娜宾馆就是在高桥家的旧址上建起来的。”

我不由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加藤的每句话都使我清晰记起当年的事——

田村家的黑围墙前面是一条涓涓细流，我小时候经常往那条小河里扔石头玩。

从我五岁到小学四年级期间，父亲经常工作调动，便把我托付给奶奶照顾。儿时和高中的记忆渐渐跟加藤说的内容重合。

高桥家的庭院很大，院子里是枝叶繁茂的大树。现在想想可能也没那么大，但从当时年幼的我的角度来看，那简直就是一片森林。

我那时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很少见到父母。一只大狗时不时地叫上几声，高高的白围墙把周围都包裹起来了……

我曾经很认真地想，那里会不会藏着怪人二十面相的面具啊。

我从加藤手里把地图抢了过来。

我曾住过的街道，原封不动地保存在摊开的那页地图上。祖母家后面是“音羽”饭馆，如今已不存在。以前半夜上厕所时就可以从狭窄的窗口看到音羽的二层走廊，即使我偷窥也不会被发现。那里有倚着走廊扶手接吻的男女，也有敞怀吹风的年轻艺伎。那雪白的肌肤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名字好像是 Lovely Corner 吧……）

出了玄关，在靠近大路的拐角处一转就可以看到那家店。那家店当时给人一种奢靡的感觉，如今想想却也没什么大不

了。我当时住二楼，因此可以直接看到那家店的红色窗户。那家店常常到深夜都回响着女人的笑声。到了夏天，如果店里传来客人吵闹的声音或女人撒娇的声音，我就会关了屋里的灯，静静凝听。

对了。有一个女孩，总是晚上去那里上班。她那白皙圆润的脸蛋、丰满的胸部、微胖的体形……她总是穿一双纯白的高跟鞋，若是和放学归来的我在拐角处相遇，就会对我说赶快长大吧。真是奇怪的女人，也许是化着浓妆的缘故，看起来比较成熟，但和我相差不过三四岁。有一次，她醉醺醺的，被一个秃顶男人搂着，或者说更像是被拖着走，我在二楼看得心脏扑通扑通直跳，有种偷窥的快感。她的名字好像是正子。

她请我喝过茶，虽然只有一次。当时我正在书店站着看书，她拍了拍我的肩，邀我到竹松地下的福佳茶餐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样鬼使神差地跟她走了，可能心里有什么猥琐的想法。我们没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在她问到兴趣爱好的时候，我开始喋喋不休地讲恐怖电影。那会儿是沉溺于赤座美代子主演的大制作电影《牡丹灯笼》的时候吗？不是，那是之后的事了。印象中是冈田茉莉子因扮演阿岩而名声大噪的时候。

“听说你们学校的学生都要剃和尚头？”她转了话题，看来对电影不感兴趣，“教国语的老师里有个叫吉田的吧？他是我的客人呢。”

不知为何，我突然觉得眼前这女人很肮脏，当时真想赶快逃离那家茶餐厅。